

「大館帶小館」策展模式的再提升——

記臺博館與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館的合作策展

The Innovation of “Large Museum Leading Small Museum” Exhibition Model-

The Collaboration of Exhibition Planning between NTM and Shihtzu Township Museum in Pingtung County

呂孟璠 國立臺灣博物館 研究組

Lu, Meng-Fan Research Department, National Taiwan Museum

前言

自行政院所屬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於96年度開始進行「原住民族地方文化館活化計畫」¹起,至今已邁入第七個年頭。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自96年度起即年年參與活化計畫,除了與原民會委託團隊合作舉辦多場講座、工作坊、行銷推廣及館舍結盟活動外,更是以「大館」的角色參與規劃了十多檔「大館帶小館」合作展示計畫,推動多項臺灣博物館界的創舉,包含邀請部落耆老進入博物館庫房檢視及挑選展品、將典藏文物原件借展至地方文化館展出、交由部落主導展示內容規劃與展品詮釋等等;期盼藉由這樣的過程,激發出部落人士對原鄉的情感與認同,並促使藏品與其源鄉社群(source community)²接觸,進而延續其生命史,體現其更深層的文化意義。本文擬由臺博館的「大館帶小館」經驗出發,聚焦其近兩年來與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館(以下簡稱獅子鄉文物館)合作的過程,試圖由兩館的合作模式與角色分工、兩次合作的過程與成果,以及部落發聲展示的實現等角度切入,闡述此兩案與臺博館過去的「大館帶小館」合作模式的差異,以及其如何提升過去的合作模式使之達到另一層次。

從巡迴展走向特展的「臺博館模式」

原民會自1990年代後期起開始專案補助各地地方政府興建地方性原住民文化展演館舍,其功能以做為地方原住民文化展示、表演與活動中心為主,目前全臺共有28座地方文化館正在營運中。然而,多數館舍在開幕後隨即面臨營運瓶頸;人才短缺、資源不足、定位不明以及社區參與不踴躍等問題造成這些地方文化館未能發揮預期功能,28座館舍中更有13座館舍被公共工程委員會列為「活化閒置公共設施專案小組」列管對象,媒體甚至給予「蚊子館」的負面評價。因此,為了進一步改善前述問題,原民會自96年度起每年實施「原住民族地方文化館活化計畫」。綜觀每年度的活化計畫,內容由最初的輔導列管館舍解除列管以及編印「臺灣原住民族文化館營運行銷手冊十大關鍵秘笈」等目標,逐步進行到實地的評鑑訪視與針對特定館舍的重點輔導,其中涉及研究、典藏、展示、教育、文創行銷、觀光等博物館經營

多元面向且愈益廣泛。在展示規劃上，「大館帶小館」計畫挑選國內幾座發展較久、較具規模與資源的都會型「大館」，與前述28座地方性的「小館」進行展覽交流，立意為透過這樣「大館」與「小

館」的接觸，試圖將各種博物館理論與實務經驗帶入「小館」，借鏡「大館」成功的博物館展示經驗，達到活化「小館」的目標。

然而，觀察各館初期的「大館帶小館」計畫，其實多呈現「巡迴展」形式的展示，即大館將已規劃完成的展覽送至數個小館巡迴展出，小館實際上多僅提供場地與進行展場管理工作，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聲光饗宴特展」、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的「全國學生臺灣原住民海報創作競賽成果展」、臺博館的「原飾之美」及「天旋地轉－認識天然災害特展」等，均屬此類。有別於前述「巡迴展」，為了與地方文物館及部落建立更強烈的連結，各館後續開始進行其他嘗試。以臺博館而言，98年與花蓮縣瑞穗鄉奇美文物館（以下簡稱奇美文物館）合作的「奇美文物回奇美」展覽，是首度專為特定族群及部落量身打造，地方文化館式的「特展」，將原本來自地方的文物送回「娘家」展出。在此半帶著實驗性質的合作關係中，臺博館首度邀請奇美文物館及部落人士進入庫房選件，並試圖將展示內容的規劃與詮釋資料的撰寫交給奇美文物館主導，並針對展示內容提供必要協助與建議，惟仍保有文物借展與否、展示形式與安全維護、展場環境控制等決定權。這次創新的合作在博物館界及部落均引發正面迴響，促使臺博館爾後每年均規劃一檔以上的文物回鄉型特展³，「奇美文物回奇美」的分工也成為日後各展雙方合作的基本模式；後續與宜蘭縣大同鄉泰雅生活館合作的「驚見泰雅古文物－重現在大同特展」、與奇美文物館二度合作的「當奇美遇到臺博特展」，以及近兩年與獅子鄉文物館合作的「遙吟e-nelja 榮耀vuvu－獅子鄉大龜文古文物返鄉特展」、「Vuvu的衣飾情：臺博館與臺大典藏獅子鄉古文物返鄉特展」等，大致都是以此模式進行。然而，近期兩個獅子鄉的案例除了採用這樣的分工模式外，在地方脈絡



獅子鄉文物館代表與部落耆老於臺博館庫房檢視文物。

的體現、兩館角色的互補，以及博物館資源整合等面向上，呈現更深層的意義，相信可作為「大館帶小館」參與者未來發展的參考。

兩個獅子鄉展覽案例

「遙吟e-nelja 榮耀vuvu—獅子鄉大龜文古文物返鄉特展」

「遙吟e-nelja 榮耀vuvu—獅子鄉大龜文古文物返鄉特展」於101年10月5日在獅子鄉文物館開展，以臺博館28件排灣族內文社系文物，搭配部分鄉內文物展出。本次合作契機始於100年年底獅子鄉文物館向臺博館聯繫表達合作意願，雙方取得共識後，獅子鄉文物館代表與部落耆老於101年2月申請進入臺博館典藏庫房參觀，檢視臺博館典藏中來自獅子鄉排灣族的文物。文物館代表返回部落後即策動鄉內選件會議，並開始進行相關文物之田野調查，透過臺博館文物典藏影像，針對「文物用途與意義」與「部落使用現況」等方向進行耆老訪談，試圖引出耆老個人經驗與文物的連結；同時，亦根據臺博館提供之文物入藏資料，嘗試尋訪文物前持有者的後代，並同時於田野調查過程中徵集鄉內文物。除了獅子鄉文物館積極進行資料的蒐集，兩館更定期每月至少召開一次策展會議，針對每項期程的分工進行討論，從場地勘查、展品確定、展名及展期、展示內容規劃、經費分攤、展示設計施工、文宣美編、佈展、展場環境保護與紀錄、開幕及相關活動等環節都是由雙方進行多次會議共同討論規劃，訂定確實的進度，並採取雙方分頭進行，再彙整雙方成果的策展方式。在策展過程中，展名的選擇與焦點展品的定位為兩項引起雙方多次討論的議題，展名主要標題「遙吟e-nelja 榮耀vuvu」為獅子鄉文物館參考臺博館公關加入族語的建議，並與部落開會後之決議，可說是兼顧雙方觀點的選擇；惟針對副標題，為使一般觀眾易於理解、便於記憶，臺博館方曾希望使用「獅子鄉文物返鄉特展」為副標題即可，但部落仍希望加入「大龜文」一詞，以表達其部落的歷史。最終雙方同意以「獅子鄉大龜文古文物返鄉特展」為定案，此過程顯出兩所博物館對於展名的不同考量：都會型博物館重視宣傳便利性，地方文化館則強調自我定位與認同；最終的展名也是雙方觀點並置且以部落意識為主的表現。另外，本展焦點文物「牡丹社事件蕃社

歸順保護旗」的詮釋亦是雙方溝通協調的結果。根據臺博館的紀錄，此旗源自1874年清末「牡丹社事件」，是為日軍當年進攻牡丹社時，沿路發給對日軍友好原住民部落的「保護旗」。1913年原旗擁有者，

中心崙南社(大龜文社分支)頭目之孫將文物捐贈予臺博館，2010年經公告指定為「重要古物」，為目前所知唯一現存的保護旗。以此旗的歷史性及珍貴性，與其百年後首度回到原鄉展出的意義，雙方均同意此旗該為展示焦點之一，但臺博館曾考量其可能涉及的政治敏感議題而苦思該如何詮釋本件文物，雙方多次討論後決定於展場文字及新聞稿中採用部落的詮釋。

在本展開幕前，雙方先於10月1日在臺博館舉辦啟運記者會。臺博館代表於記者會中將包含「牡丹社事件蕃社歸順保護旗」在內的三件焦點文物交給鄉內頭目及文物前持有者後代手中，作為本次文物返鄉的象徵，部落人士多盛裝參與，場面盛大，並引發媒體正面迴響。記者會後文物便運往獅子鄉文物館，臺博館相關人員亦前往進行展場施工及佈展工作。佈展完成後，正式開幕活動於獅子鄉公所前廣場舉行，除了傳統歌舞、古調吟唱、鼻笛演奏表演外，獅子鄉公所及文物館也規劃鄉內各部落透過授旗方式進行展覽的揭幕儀式，並安排耆老導覽解說展示內容，顯見鄉公所、文物館及部落對本次展覽的動員與重視。開幕儀式結束後，當天下午隨即配合展覽舉行「文物返鄉研討會」，由臺博館研究人員及相關領域的學者、文史工作者參與，以「牡丹社事件歸順旗之文獻紀錄與南排原住民在地觀點」和「撫順旗與獅頭社戰役之歷史」兩個議題進行討論交流。此外，獅子鄉文物館在展覽期間策劃多個教育活動，包含部落解說志工培訓、文史相關講座、詩文比賽、學習單等；並配合部落藝術家推出相關文創商品如桌曆、文具、背袋等，用以推廣展覽，同時利用社群媒體如Facebook、Youtube及原住民電視臺行腳節目等宣傳。展出期間，獅子鄉文物館並全程進行有系統的觀眾研究，由觀眾年齡、居住地、對展覽的滿意度以及展覽是否幫助其更認識獅子鄉排灣族文



「遙吟e-nelja 榮耀vuvu—獅子鄉大龜文古文物返鄉特展」啟運記者會。



「遙吟e-nelja 榮耀vuvu—獅子鄉大龜文古文物返鄉特展」開幕授旗儀式。

化等項目進行調查，並於展覽閉幕的感恩茶會上進行成果發表與效益分析，將展覽的成果及資料保存，以供未來策展的參考。

「Vuvu 的衣飾情：臺博館與臺大典藏獅子鄉古文物返鄉特展」

在「遙吟e-nelja 榮耀vuvu—獅子鄉大龜文古文物返鄉特展」圓滿閉幕後，獅子鄉文物館隨即向臺博館表達再度合作的意願；考量前次合作的豐富活動與迴響，臺博館也期盼能再度延續部落參與的熱潮。然而，策展團隊首先面臨最直接的問題便是本次展覽如何與前次區隔，進而提供觀眾不一樣的內容及感受？同時，臺博館典藏的獅子鄉文物有限，基於文物保護及展示新鮮度與精緻度的考量，本次展品的規劃無論在數量形式或是精美程度上都是策展團隊的一大挑戰。

首先在展覽主軸的定位上，獅子鄉文物館與臺博館在策展之初即各自提出幾個包含以歷史事件，或是常民生活為展示主題的構想，考量獅子鄉民眾對連結其生活展示的期待與想法，同時避免展品類別太過多樣而失焦，決定將展覽的主軸鎖定在服飾，並以「vuvu（長者）的衣櫥」概念來串連。同時，雙方均同意除了前次展出的內文社系文物外，應加入獅子鄉南排灣族另一大社系—牡丹路社系文物，以求更全面地與地方連結。由於臺博館較缺乏牡丹路社系典藏，除了徵集鄉內文物外，仍必須加入第三方的典藏，使展示內容更為完整；經過聯繫國內相關典藏機構，最後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大）願意出借藏品加入展出，三方確定合作關係⁴，展示主軸定位為內文社與牡丹路社系服飾並置展出。如同前次的合作模式，後續也進行多次策展會議，針對展品選件、展示內容與期程進行討論與分工，同時選出焦點文物，為分別來自臺博館與臺大典藏之兩社系男女服飾；展覽也因此強調臺博館/臺大、內文社系/牡丹路社系、男/女服飾相互比較與對話的概念，並結合臺博館、臺大、獅子鄉在地文物（部落調查與徵集）三者，以兼顧地域文化多樣性。另外，為充分呈現這樣的展示焦點並與地方連結，同時為展覽增添更豐富的內容，策展團隊委託當地的服裝設計師參考臺博館、臺大典藏傳統獅子鄉服飾的織紋樣式，複製男女服飾各一套共同展出，展覽結束後由出資的臺博館納入典藏永久保存。本次展覽的分工仍

維持前次合作的默契，臺大方面由於人力的關係，以出借展品為主；展示內容的規劃仍由獅子鄉文物館主導，臺博館提供必要的協助，並投入展示設計與佈展的經費與資源。



「Vuvu的衣飾情：臺博館與臺大典藏獅子鄉古文物返鄉特展」展場一隅。

「Vuvu的衣飾情：臺博館與臺大典藏獅子鄉古文物返鄉特展」於102年11月1日開幕，考量新聞議題的熱度，本次並無規劃啟運記者會，並與鄉內資源整合，展覽開幕活動與鄉公所重陽敬老活動合辦，邀請鄉內耆老穿著傳統服飾走秀，以兼顧展覽與敬老活動主題，鄉內參與情況熱烈。展覽甫展出，頭兩個月的參觀人次已超越前一檔展覽六個月的人次，但觀眾結構仍和前一檔展覽類似，多以鄉內民眾為主。同時，相關教育活動及文創商品開發，亦比照前次模式隨展覽同步進行；獅子鄉文物館並積極投入服飾展品的樣式、織紋的記錄工作，期望能促進在地文化的保存與創新。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臺博館與獅子鄉文物館於展覽結束後，刻正規劃將兩次展覽的成果彙整出版，除了呈現展覽內容外，也將一併把田野調查所收集的資料加以整理，替雙方的合作策展留下更具體的紀錄。

分析與比較

從「文物回鄉」到「文化再現」

經歷了「遙吟e-nelja 榮耀vuvu—獅子鄉大龜文古文物返鄉特展」的迴響，打鐵趁熱的「Vuvu的衣飾情：臺博館與臺大典藏獅子鄉古文物返鄉特展」從策展之初就讓策展團隊不斷思索如何創新，這也可能是未來「大館帶小館」連續合作會面臨的挑戰與限制。從博物館展覽推廣的角度來看，二度於同一地點舉辦以「文物回鄉」為主軸的特展，在宣傳上確實較難維持新鮮感；展示聚焦於生活服飾，亦缺乏如「牡丹社事件蕃社歸順保護旗」這般具有話題性的歷史物件，教育活動的豐富程度亦可能相對受到影響。所幸，臺大人類學系典藏及在地文物的加入，不僅解決了臺博館典藏獅子鄉文物在



兩套在地藝術家重製男女服飾作為「Vuvu的衣飾情：臺博館與臺大典藏獅子鄉古文物返鄉特展」入口焦點。

數量與質量上的限制，也使展示內容更為豐富，同時兼顧文化地域的多樣性。

進一步分析，「Vuvu的衣飾情：臺博館與臺大典藏獅子鄉古文物返鄉特展」以兩套分別來自臺博館與臺大的內文社、牡丹路社系

男女服飾為焦點，將展示架構設計為對話性質，提供觀眾更多思考的空間，與前次文物回鄉的綜合型展示有明顯的區隔。同時，策展團隊邀請在地服飾藝術家仿製此兩套服飾的織法、紋飾，製作兩套新的服飾作為展場入口的重要意象，此舉除了以另一種形式傳達展覽與地方的連結，更進而呈現古物與新作的對話，暗示文化的傳承、延續與復興其實正在進行。此時，「遙吟e-nelja 榮耀vuvu—獅子鄉大龜文古文物返鄉特展」所傳達「文物回鄉」的概念，透過「Vuvu的衣飾情：臺博館與臺大典藏獅子鄉古文物返鄉特展」進而提升且轉化為「文化再現」的表述，由此來看，兩個展覽除了敘事的架構與內容差異，在反映當代脈絡的面向亦有層次上的不同。

互補且兼顧雙方優勢的分工

在獅子鄉的案例中，雙方基本上以臺博館負責展示技術層面，獅子鄉文物館主導展示內容規劃的大方向分工，表面上看似與臺博館過去「大館帶小館」案例類似，但層次上卻更為深入。首先，過去案例的合作大致上始於庫房選件，後續以文物館進行選件及展示內容的詮釋，臺博館給予建議的方式進行，雙方的聯繫多以電話及電子郵件為主，並多由地方文物館主導展示設計與製作，佈展前臺博館再將文物運送至展場，再進行點交與佈展工作，後續也少有相關的教育推廣活動。策展過程中雙方的聯繫其實並不密集，似乎各自針對自身負責的部分埋頭進行，也曾經因溝通上的誤會導致合作雙方關係的緊張(呂孟璠, 2010)。反觀獅子鄉案例，策展過程中雙方除了固定的聯繫，更定期進行多次策展會議，針對各項細節討論，每一件展品的選擇，每一個展示的設計，都是透過會議由雙方共同決定的；同時，兩館

更各以其特色及資源進行分工：臺博館投注其專業資源於展示設計、文宣設計、展品包裝運輸、展品維護等方面，並規劃啟運記者會；獅子鄉方面則透過鄉公所整合資源，配合文物館積極的規劃與執行，以其在地化的位置出發

規劃展示內容、教育活動、展覽開幕、文創品開發等，並進行觀眾調查，與臺博館達成分工上的互補與平衡。由此來看，獅子鄉的案例與過去案例比較，最顯而易見的差異在於更為密切的雙向互動，以及更為互補且兼顧雙方優勢的分工。

部落發聲的實現

「大館帶小館」政策之立意為促進地方文化館的活化，但對於大館如何「帶」小館、如何進行「活化」，其實在政策中並未有相關規定可循；對於臺博館來說，每一次與地方文物館合作的「大館帶小館」特展，其實都在形塑一種透過物件及知識交換的過程進而與部落建立關係的模式。在此模式之中，臺博館試圖退居輔助者的角色，鼓勵部落透過地方文物館的參與注入更多想法與觀點，藉此平衡博物館長久以來單向詮釋的展示語言，也同時強調展覽及展品地方性、文化性上的意義，使博物館典藏的文物再度與人群連結，並在不同的場域與不同的觀眾互動，進而產生不同的意義。由這樣的立意出發，部落參與策展的過程即至為關鍵。以臺博館過去的案例來看，庫房選件幾乎是部落參與策展的第一步，此後則多為文物館統合並傳達部落意見，並透過田野調查、耆老大會等形式將部落耆老個人與物件連結的口述內容、物件的族語名稱等融入展示內容中。然而，這樣的運作雖然某種程度將部落的聲音加進策展過程之中，但卻不能確保最終展示中部落觀點的實踐；耆老的口述、使用族語發音的展示文字等「展示技術」更有可能流於空洞。同時，文物館及其所屬的主管機關、部落中少數得以參與展示規劃的關鍵人物(如文物館的駐館員、鄉公所承辦人等)，對於展覽的期待與目標也並



「遙吟e-nelja 榮耀vuvu—獅子鄉大龜文古文物返鄉特展」啟運記者會中，部落民眾見到文物的欣喜神情。



「遙吟e-nelja 榮耀vuvu—獅子鄉大龜文古文物返鄉特展」開幕後，部落頭目解說自家文物。

非與部落民眾一致；臺博館方面對於文物、部落以及「原住民觀點展示」的想像，其實也影響著展覽的走向，將部落觀點落實於展覽的理想似乎原本就有先天的限制。

進而觀察獅子鄉的案例，臺博館似乎釋放出較過去更多的博物館知識權力，讓獅子鄉文物館完全自行主導田野調查、展示規劃與各項教育推廣活動，自身則更為專注在展示技術層面的呈現；而這樣的分工之所以配合良好，除了各自優勢的盡情發揮，同時也奠基於兩館彼此的信任與默契，以及獅子鄉文物館人員的熱忱及積極，進而帶動更多部落人士的參與。同時，以田野調查的內容成果、徵集展品與地方的連結性、教育活動與觀眾調查等方向來看，都可看出策展團隊試圖在更多元的面向上納入更多部落的聲音。尤其，在「遙吟e-nelja 榮耀vuvu—獅子鄉大龜文古文物返鄉特展」的展名與焦點文物的詮釋，以及「Vuvu的衣飾情：臺博館與臺大典藏獅子鄉古文物返鄉特展」展覽主軸定位上，雙方原本意見不同，但最終決議也以部落意見為主。

由部落在展示內容、展品提供與製作、文史研究、教育解說、文創品開發等各面向的參與，以及在展示詮釋上盡量以部落意見為主的體現，獅子鄉案例或許可以視為臺博館實現部落發聲展示的再進步，但相信未來還有更多方法與媒介可以實現此目標。

結語：地方文化館的永續

「大館帶小館」原是原民會活化地方文化館的政策之一，立意為藉由大館的輔導與協助，使小館的營運能步上軌道，一路走來參與「大館帶小館」的各個大館，各自與其合作的小館發展出不同形式的合作模式，除了呈現大館與小館合作關係的多元性，某種程度也暗示了大館與小館的角色及其代表的部落社群間的關係似乎仍有變動、轉換的空間（呂孟璠，2012）。都會型的大館與社區型的小館在本質上極為不同，又以小館發展年輕，在策展經驗與資源上較不足；大館則擁有較為豐沛的典藏資源與展覽相關經驗，惟缺乏「在地化」的脈絡與代表性，雙方的合作或許可以視為一拍即合的互補關係，本文獅子鄉的兩個展示亦正好體現這種博物館專業與在地脈絡結合

的模式。雖然，博物館知識、經驗與資源的豐富似乎無可避免地使臺博館在展示技術和宣傳推廣的執行上佔有主導的位置；獅子鄉文物館亦充分發揮了在地特性的優勢，將展覽密切地與地方連結，引發地方迴響；另一方面，無論在展示規劃、田野調查、活動策畫、觀眾調查等面向，獅子鄉文物館也都呈現出高度的企圖心與執行力，使這樣「大館帶小館」的合作模式提升到另一個層次，更為趨近與一般館際合作的分工與交流。

然而，即使「大館帶小館」的合作達成借鏡大館經驗進而促使小館的活化，卻不等同解決了小館的營運問題，「大館帶小館」展示的成功亦不能確保小館長期且永續的活化。地方文化館或許年輕而有更多發展潛力，但其相關資源與人力仍受制於現實，且遠遠低於大館的規模；因此，如何有效的運用其資源，使之發揮最大效益，同時與地方特色結合，考慮生態、觀光、文化創意開發等面向的發展，似乎才是其生機的關鍵所在。

「大館帶小館」政策立意良好，如能使兩館確實整合雙方資源並結合雙方的優勢，相信兩者的合作成果必定極為豐富。此刻，在臺博館與獅子鄉文物館籌備將展覽成果出版的同時，是否也正意味著替下一階段的合作開啟新的形式？而今年度臺博館又將與其他地方文物館合作策展，後續雙方如何持續維繫關係、未來該進行何種形式的合作，亦值得期待。獅子鄉案例或許振奮人心，對於兩館而言更是一種雙贏的結果；然而，如何使「活化地方文化館」跳脫文字口號上的意義，達到真正深耕部落的終極關懷，仍舊是臺博館應該不停思索的問題；也期盼獅子鄉的案例能夠拋磚引玉，引發未來更多元的「大館帶小館」合作形式，促進地方文化館朝向永續經營的目標邁進。

參考文獻

- 李子寧。(2005)。從殖民收藏到文物回歸：百年來臺灣原住民文物收藏的回顧與反省。博物館、知識建構與現代性，王嵩山主編，頁23-36。臺中：自然科學博物館。
- 呂孟璠。(2010)。「大館帶小館」的觀察與反思——由「驚見泰雅古文物重現在大同」策展籌備經驗談起。論文發表於「人類學知識與博物館之收藏展示工作坊」，2010年12月12日，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與國立臺灣博物館主辦。
- (2012)。另類的知識回饋——博物館與原住民社群關係的再造。論文發表於第五屆博物館研究雙年學術研討會「想的與跳的：博物館中的教與學及其超越」，2012年10月25-26日，國立臺灣博物館主辦，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合辦。稿件審查中，預計2014年出版。
- Peers, Laura and Alison K. Brown (Eds.) 2003. Introduction. In *Museum and Source Communities* (pp1-16). New York: Routledge.
- Phillips, Ruth B. 2003.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in Exhibitions: toward a dialogic paradigm Introduction. In L. Peers & A. K. Brown (ed.), *Museum and Source Communities* (pp.155-170). London, UK: Routledge.
- 網路資料
原住民文物館活化計畫入口網，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http://www.ims.org.tw/template/index.php>>

¹ 活化計畫內容包含人才培育(舉辦相關講座與工作坊)、館舍訪視與評鑑、舉辦相關教育推廣活動、並與國內其他較具規模與指標性之公私立博物館合作推出一系列「大館帶小館」展覽活動，以大館的典藏資源為基礎，兩館共同策劃並進行展覽以及相關教育推廣活動。

² 根據 *Museum and Source Communities* (Peers & Brown, 2003) 一書，源鄉社群(source communities)意指博物館典藏品來源的社群(the communities from which museum collections originate)，其指涉的範圍包含文物被入藏時的社群本身，以及直至今日之後代子孫。

³ 本文以臺博館參與「大館帶小館」計畫中發展出的文物回鄉型特展為主要討論對象，為求文字的一致性，仍於後續文中使用「大館帶小館」一詞，其指涉範圍不包含巡迴展式的合作策展。

⁴ 本次合作的展示內容規劃仍由臺博館與獅子鄉文物館依照前次模式共同進行，臺大僅以文物出借為主，故本案仍可視為臺博館與獅子鄉文物館雙方合作策展的案例。